

馮玉祥與西北軍(三)

王 禹 廷

——西北軍事史話之七

南通聲氣勤於練兵

馮玉祥的部隊，訓練尚佳，素質也不壞。馮玉祥在北洋團體中，自成格局，自有抱負。目觀十多年來的紛爭擾攘，歲無寧日，國事日趨敗壞，急欲打破現狀，另圖發展。對於 國父領導的革命運動，已認識較深，渴望參加結合。因而與黃郭徐謙諸人，自然密切接納。其中以黃、徐兩人，到馮部講話的次數最多，與馮過從最密，對馮的影響也最大。黃郭的言論豐采，深得官兵們的好感。他講演時，直接間接的闡述革命的意義，使馮部官兵，對於國民革命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，對於三民主義，也有了相當的瞭解。國父又派孔祥熙北上，以親筆所寫的建國大綱贈馮，並以進行北方革命事業的責任相委，益促成馮玉祥在北方發動革命的決心。

至於軍事訓練及軍紀整飭的情形，劉汝明在

他所著的回憶錄中，對馮玉祥曾有很生動的描述，他說：「因為招來很多的新兵，便在南苑開始訓練。南苑有很大的營房，五個旅都駐在裏面，由五位旅長輪流值星。這一段的生活是非常緊張的，馮先生的練兵是有名的，現在把全付心力都放在這上面，更是嚴得不能再嚴。天天出操打野外不算，還要訓練行軍能力，每天收了操，全體官兵，都要全付武裝，圍着南苑那大操場（這操場後來改為飛機場。）跑上幾圈。檢查武器，看內務，更是無日無之。部隊長稍疏忽，一定要受到責罰，雖張、鹿諸人亦不免。記得宋哲元雖已當了旅長，因為他當值星官時，師部大廚房沒有整理好，就被打了軍棍。恰巧這天宋先生生了個兒子，這孩子後來夭折，鹿瑞伯還開玩笑說這是軍棍打的結果。」

「除了訓練緊張，馮先生還特別注意軍紀，不僅對老百姓要公買公賣，平素生活連坐洋車、下

小館，都列為厲禁。更無論賭錢、嫖妓。記得有個笑話，那時十一師師部有一個諜報隊，戰時搜索敵情，平時監察軍紀。這諜報隊把官兵違犯軍紀的都登在一個簿子上，每天送給總值星官去看。但是沒人犯錯，他們自然也就無事可登，有一段時期諜報隊就沒有報告。一天輪到鹿瑞伯當總值星官，一看諜報隊好久沒有報告了，便把諜報隊隊長叫了去問，為什麼好久沒有報告了。這隊長回答說：「沒有人犯錯，叫我報什麼？」鹿先生生了氣說：「這麼多的人，我就不信一個犯錯的也沒有，跟你三天一定要有報告來，沒有就處罰你。」過了三天，這個隊長來見鹿報告說：「昨天有某團某營連長某人，在前門外一家飯館子門口，走來走去看了半天。」鹿先生催問他：「走來走去，後來怎麼樣？」這位隊長很自然的回答道：「後來他還是沒敢進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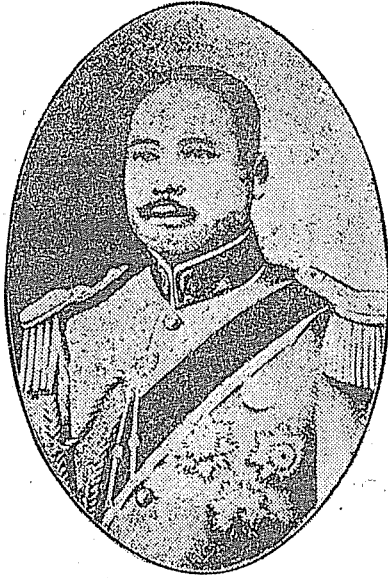
「馮先生又為眷屬辦了『培德』學校，和軍官

子弟學校（後來改為育德中學），我們軍中以後很多年青一代的，都是這學校出來的，我也就把弟弟汝珍送進去讀書。因為民六年前後在北京，我們和青年會處得很好，馮因此認識不少美國人，內中有幾位牧師。介紹了很多的中外基督教人士，一時軍中常有牧師們的踪跡，所以有人叫馮為『基督將軍。』

「由於上述的各種原因，北京各界人士認為我們是自清末民初從未見過的好軍隊，對我們是另眼看待，口碑載道。在北方從事革命活動的國民黨同志，便準備爭取我們為革命的武力。」

結交張曹分化直系

馮部初到北京的時候，北京政府的陸軍總長是張紹曾。十二年初，張任內閣總理仍兼陸軍總長。張是清末時的第廿鎮（師）統制（師長），



發動「首都革命」推倒曹錕，驅逐溥儀出宮時的馮玉祥。

馮那時在廿鎮（師）當管帶（營長）。辛亥濼州起義，張雖未參加馮所發動的響應革命行動，但對革命也頗同情，所以和馮的感情一直很好。這時看見馮受了排擠，調到北京，處境十分困難，便特別加以照顧。首先把馮在河南所招的新兵，核實人數，給了第七、第八、第廿五，三個混成旅的番號。同時把崇文門的關稅，劃歸十一師作為經費，派馮的親信薛篤弼，擔任崇文門稅關的監督，負責稽收。不足之數，又由京綏鐵路，撥發補足。從此十一師的經費有了着落，官兵薪餉無慮，便能專心致力於練兵了。張紹曾出任內閣總理後，因為他的政治主張及作法，與直系大相逕庭，引起直系的不滿。沒有維持多久，直系就發起倒閣運動。到了五月，張紹曾無法戀棧，提出內閣總辭。張閣既倒，馮玉祥失去經綏，他知道不會見諒於直系，更小心翼翼的應付曹、吳。在此期間，直系保、洛兩派的裂痕，逐漸加大，曹錕坐鎮保定，他的左右親信，積極於擁曹當總統，不擇手段，多方活動。吳佩孚則虎踞洛陽，從事於訓練軍隊。馮玉祥因為受到吳佩孚的嫉視，便向津保派就近靠攏，對於曹錕圖謀總統大位的進行，賣了相當力氣，以求見好於曹錕，力謀自保。到了十月五日，曹錕終以賄選的手段，登上總統的寶座。直系如願以償，大喜若狂。國父立即在廣東通電申討，準備北伐。曹錕就任總統以後，命吳佩孚繼任他的直魯豫巡閱使，蕭耀南繼吳為兩湖巡閱使。馮玉祥雖然建立了擁立的大功，但

曹、吳對馮的猜忌之心，并未減消，處處加以抑制和防範。先後把他的嫡系軍隊董政國的第九師調駐北京，王維城的廿三師開到廊房，加上原駐北京的十三師王懷慶部，共同對馮部採取監視的態勢。同時新任財政總長王克敏，仰承曹、吳的鼻息，處處給馮為難，把崇文門關稅和京綏鐵路的協餉，統通取消，改為臨時去領。這時曹錕的嬖人李彥青，擔任軍需副總監，權傾一時。他對馮部的補給供應，特別刁難，馮部去領經費，要打折扣，而且拖延不發。有一次，曹錕批發馮部二千支步槍，李彥青却要每支六十元的價款，否則不予發給。馮氏無奈，只好多方張羅，連軍隊的經費全數湊上，才籌繳了十二萬元，把槍領到。這種情形，馮向曹錕申訴，曹也不加理會。所以部隊常常領不到餉，每月只給一點維持費。訓練既緊張，又不發餉，官兵的生活實在艱苦萬分。

工於作偽真假之辯

可是苦雖苦，大家的幹勁依然很足，一點也不鬆懈。這原因主要是馮部的官兵，多數來自北方的農間，吃苦耐勞，本來就很習慣，遇有困難，都能忍受。同時馮玉祥本人確能做到與士兵同甘苦，大家受了他的感召，自然能咬牙苦撐。劉汝明曾經說過：「有人說馮氏一生慣於作偽，在人前吃大鍋菜，背後吃燉肉燉鷄。在外面穿破皮襖，裏面穿狐皮背心之類的話。以我跟他幾十年的經驗，上述的事我從來沒有見過。作做也許是作做，但是一個人數十年如一日，能享受而不享

受，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，那末假的也就是真的了。」真是一針見血之言，自然會得到部屬們愛戴的。

天下事的利害關係，往往不能拿一時一地來衡量，也不能完全從正面去換算。就上述吳、馮交惡一事而論，吳佩孚迫馮離開中原之地，移駐京師，調派大軍監視，使馮不能作非分之想，免除他自己的內顧之憂，設計不可謂不周，措施也不可謂不好。想不到馮玉祥在困處之中，另闢蹊徑，促使直系分裂加深，促使北洋軍的矛盾擴大，從而瓦解冰消，結束了北洋軍閥多年統治的局面。至於吳佩孚個人的一時風雲，澈底失敗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

「首都革命」馮黃主謀

民國十四年十月廿三日，在當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，發生了一樁震驚一時，影響深遠的大事。那就是剛剛在兩年以前戰勝奉系，造成「直系即中央」，「洛陽即直系」。又在此一年以後賄選成功的直系領袖曹錕，被推下大總統的寶座，幽禁於延慶樓，粉碎了統治中國多年的北洋軍閥政權的核心。同時把辛亥革命以後，退而未廢，深居大內，依然稱孤道寡的滿清小皇帝溥儀，驅逐出宮，根絕了帝制的餘孽。從而把他手中佔有的歷代寶藏，接收整理，也把禁宮內苑，完全開放，成立了故宮博物院，公開展覽。使得世人對於崇闕壯麗的中華建築和精美絕倫的中華文物，得到參觀鑑賞的機會，增加了人們對於偉大中華光榮傳統的深刻認識。這件大事，就是由馮

玉祥和黃郛主謀發動，胡景翼、孫岳等人共同參加的所謂「完成辛亥未竟之功」的「首都革命」。

要明瞭「首都革命」的所以發生及其奏功，必須先作一個背景說明。也就是對當時的國內外大勢，尤其是雙方主角吳佩孚和馮玉祥及其相關各方的分合淵源，先作一個概略交代，使人們有所瞭解。

那時國內外的大勢是這樣的：

國際方面（與中國有關的）：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。日本國力飛躍發展，野心更爲瘋狂。其對外侵略的目標，指向中國大陸，也未忘情於蘇俄的西伯利亞。

蘇俄於一九一七年，完成了共產革命，內部貧困混亂，對外陷於孤立。在東方，最怕的是日本給它的威脅，急於尋求與國，衝破難關。它以偽善的面孔，一方面向北京活動，一方面跟廣東連絡，從事於聯華制日的進行，給中國人一種很大的衝擊和憧憬。

「大三角」與「小三角」

國內方面：

直系一戰勝皖，再戰勝奉，成爲當時國內最大的武力集團，也是北京政府的主宰力量。吳佩孚更是天之驕子，不可一世。他本來是以反對武力統一爲號召，贏得了全國的喝彩，才得打倒皖系的。但他得勢以後，對於武力統一的狂想，比較他的前輩袁世凱、段祺瑞，更爲熱衷，更爲積

極。由於他性情剛愎，態度倨傲，引起人們的側目，導致直系的分裂。曹錕的嫡系，分成津保和洛陽兩系，尖銳對立。其下更有馮玉祥、王承斌、齊燮元三方結成的「小三角同盟」——新直系，想以聯合罷工的手段，達到逼曹（錕）倒吳（佩孚）的目的。直系在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盛極一時，實際上已經四分五裂，力量渙散。北京政府窮困混亂，烏煙瘴氣，幾乎不成其爲中樞。吳佩孚却雄踞洛陽，遙控北京，埋頭練兵，大做其擴大武力，統一全國的迷夢。

段祺瑞被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打倒後，并不甘心。他本來是袁世凱以後北洋軍閥的正統首領，以其「三造共和」所建立的勳望，長期秉政所培養的潛力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雖然息隱天津，却未消失東山再起的意念。

張作霖於十一年戰敗後，退回東北，銳意革新，整軍經武，養精蓄銳。東北有豐富的資源，有龐大的兵工廠，也有師資和設備都很好的講武堂（軍官學校）。而且近水樓台，容易得到日本的援助。這些都構成了張作霖的雄厚資本。他戰敗不到兩年，非但旗鼓重振，而且更爲精進。正在處心積慮的作着入關問鼎，報仇雪恥的打算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一直是中華民國新希望之所寄，在南方屢仆屢起，愈挫愈奮。但是受了主觀和客觀各種因素的限制。革命事業迄未成功。此時他肝衝國內外大勢，認爲曹錕和吳佩孚，是當前國民革命的最大障礙，也是應該首先要打倒的對象。

曹錕賄選成功後，國民黨首先發表宣言，申罪致討。國父也以大元帥名義，下令討伐，并電段祺瑞、張作霖、盧永祥一致行動。同時，他一方面採取了聯俄容共的權宜政策，尋求外援和充實內部。改組中國國民黨，加強領導中心。創辦黃埔軍校，建設革命武力。國民革命的事業，業已顯露了新機，即將作有力的行動。一方面派遣同志多人，深入北方，設立機構，向各地積極活動，聯合北方的革命同志，和傾向革命的實力人物，共同行動，從根本上粉碎北洋軍閥的政權。

這便是孫（國父）、段（祺瑞）張（作霖）「大三角同盟」，王（承斌）、馮（玉祥）、齊（燮元）「小三角同盟」，以及由馮玉祥、黃郭諸人，共同發動的「首都革命」等錯綜複雜，演變結合的由來。

必須一提的是蘇俄和第三國際所卵育的「中國共產黨」，於民國十年七月一日，在上海宣告成立，到處展開活動。特別在國民黨採取「聯俄容共」的政策之後，更加快了它的發展，給我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最大災禍。

曹吳當政後的時局

第一次直奉戰爭後，直系主宰了北京政府。他們先促使退職數年的總統黎元洪復位，作為過渡，一年以後由曹錕賄選接替。從十一年六月黎元洪復職，到十三年十月曹錕被囚的兩年多中，北京政局，一直紛擾不安。內閣改組了七次，歷屆閣揆任期最長的不過半年，最少的只有十七天

，至於各部總長，更像走馬燈一樣的不斷更換。這樣不穩定的政局，當然談不到有效的推行政令。同時財政困難到了極點，更是他們的致命傷。不但政府各機關的辦公費用，不能按時支付，乃至公教及軍警人員的新餉，也是長久積欠，無法發出，罷課請願鬧餉的事件，不斷發生，可以說是鬧鬧亂亂糟糟的烏漆一團。

這是北洋政府的窘境。

至於外省的軍頭們，則多各自為政，把持稅收。他們除了自活自肥以外，還要對吳佩孚供應。捉襟見肘，挖肉補瘡，同樣的大感困難。等到直奉第二次戰爭爆發，就因軍費無從籌措，誤了大事。曾由馮玉祥推荐，在直系幾屆內閣中，連次出任司法、內政兩部總長的程克，在他的日記中有如下的一段紀述：「曹吳之失敗，敗於財政。果財政足用，則馮（玉祥）胡（景翼）或不至出此（倒戈）態度。馮心中第一不滿軍費與地盤而已，胡則尤甚。甚矣，當今之世，經濟之勢力也。」可謂一針見血之論。

軍事方面，由吳佩孚操持一切。他於直皖，直奉之戰，打败了民國初年中國兩支最大的武力集團。皖系已無重振旗鼓的力量，奉系則退回東北，一時亦無力過問中原大政，西南則循環紛擾，渙散無力，也不足構成大患。於是吳佩孚於十一年七月，由北京遷返洛陽，專意練兵，獨樹一格。吳雖然對曹錕仍矢忠誠，但對曹及其親近們的種種行為，并不十分贊同。尤其是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就任總統後，吳對中央政治更乏興趣。他認為武力才是最重要的，如果用武力把各省羣雄都

削平了，中央政權就不在話下。於是全神貫注，擴軍練兵。

袁世凱早有遷都議

袁世凱稱帝以前，深覺滿清的廢帝遺老，聚集京津，北京東交民巷是外國人的特區，天津密邇京師，租界林立，成為失意軍人政客的底蘆所。凡此種種，都給袁以莫大困擾。他乃有遷都的打算，密令徐世昌在冀、豫兩省境內，物色一個適於建都的地方。徐世昌列舉新德、順德、許昌、洛陽四處，供袁選擇。袁世凱認為洛陽是中國歷史上六大故都之一，地居中原，礪山帶河，氣勢雄偉，比較適合於建都。經過實地勘查，決定在洛陽先建一座營房，作為行宮。於是卜地洛陽之西，北邙山南麓，伊水東岸，劃地四百萬平方公尺，參酌日本及歐美各國軍營建築的規範，建造一所頗具規模的西宮（以後改為西工）營房，工程歷時年餘，耗費白銀一百七十餘萬兩。這座大營房尚未竣工，袁世凱即敗死，以後遂成為軍隊駐屯之處。

洛陽虎踞蜀道艱難

民國九年八月，吳佩孚第一次進駐洛陽時，業已殘破不堪，經過他修補增建，漸復舊觀，便成為吳練兵稱雄的根據地。因為他的局面逐漸擴大，原有的房子不够使用。乃在營房外面的東邊造了一幢私邸。西邊造了一座參謀本部。南邊造了一幢西式洋房繼光樓，備有精美客房多間，接待各方來的貴賓。他的好友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

即住其中。吳在樓上親題一聯：

「得志當為天下雨，

論交須有古人風。」

因為吳佩孚剛直正派，且又連打兩大勝仗，成爲炙手可熱的大人物，物望頗爲崇隆。一時洛陽道上，冠蓋不絕，南北名士如張謇、章炳麟、康有爲等，都曾成爲吳的座上客。十二年四月二十日（陰曆三月初八日）吳佩孚五十壽辰，各方顯要到洛陽慶賀的有七、八百人，所送的珍貴禮物，不可勝計。康有爲跟張其鏗所撰的聯和詩，對吳稱頌備至，的是佳構，傳誦一時。康聯是：

「牧野鷹揚，百歲功名纔半紀，

洛陽虎踞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」

張詩是：

「漸喜神州定，應知砥柱功，蓬萊鍾淑氣，海岱想雄風。說禮思遙集，浮嬰知不窮，遠邦驚將略，近世更誰同。」

「洛下花似錦，開軒值令辰，知非還折節，學易每書紳，自是迴天手，無慚後樂身，更看歸馬日，稱兇九州春。」

後來吳佩孚失敗，寓居四川。十九年九月，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闓病逝。吳聽到此一消息，曾對人說：「國民黨中，畢竟以譚組庵（延

闓別號）最通達，讀書亦最多，譚死，黨內失一調和中心，從此×、×、×等人彼此不相下，天下從此多事。」并輓譚一聯云：

「蜀道艱難，巫峽啼猿數行淚，

長沙痛哭，衡陽歸雁幾封書。」

因為民國九年以前，吳佩孚幾度兵臨湖南，與譚兩軍對壘，形成敵國。但是雙方書札禮酒，頗有往還，大有西晉時羊祜陸抗的遺風。吳且對譚暗中有所幫助，關係微妙，深契於心。所以吳對於譚氏之死，至感沉痛，乃有此工雅至情之作，此聯一出，舉國傳誦。有人謂吳氏一生中，應以前述康有爲壽聯爲燦爛之頂，而以輓譚一聯爲平淡之終。

兩封電報快人快語

話說回頭，這時是吳佩孚一生的巔峯時期。如果他能順應潮流，把握機勢，未嘗不可作出一番更大的事業。可惜他有政治野心而無政治手腕，有指揮作戰的才具而無將將的襟懷和技巧。種下了很大的惡因，自然要產生嚴重的惡果。

首先是直系的大分裂。因為他對北京政府的大政推行和內閣組織以及人事安排等等，與曹錕及其左右很不協調，對於曹錕左右親信的某些行徑，大表不滿。他開府洛陽，等於與保定的曹錕分庭抗禮。發號施令，自空一切，視京、保如無物，曹錕雖然能大度包容，却免不了有高震主的感覺。加上雙方左右的挑撥構煽，於是寢假而保洛分家，勢成水火。保定派爲了集中目標對付吳

佩孚，不惜與奉、皖，以及安福、交通、研究各系化敵爲友，只以吳佩孚爲惟一敵人，其裂痕的嚴重可知。好在曹錕爲人渾厚有容，對吳氏一直信任有加，當雙方關係極度惡劣，幾將公開破裂時，曹曾親撰一電致吳：

「洛陽吳子玉弟：兄弟雖親，不如自己親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錕。」

吳佩孚收到此電，大爲感動，雙方左右亦均有所收斂，於是緊張的情勢暫告和緩下來。當時曾有保洛分家曹吳不分家之說。於此值得附事一提的，當直奉第二次戰爭醞釀期間，吳佩孚以同鄉關係，向張宗昌進行拉攏，張亦手擬一電致吳：

「洛陽吳大帥：你倒曹，咱就倒張，大家同當王八蛋。張宗昌。」

上述曹張兩電，堪稱快人快語，妙人妙事。這種簡短有力的粗俗文字，發自內心深處，其明快簡要，恐怕比引經據典，咬文嚼字的大手筆，效果還來得大。

曹錕手下四大金剛

保洛及各將領間的裂痕，越來越大，必須設法泯除，免釀巨患。於是馮玉祥、齊燮元等人，於十三年二月，發起召開「巡閱使督軍會議」，大家面對面的探討許多暗潮起伏的問題，尋求彌補解決的辦法。這個用心很好的建議，却爲吳佩

爭斷然拒絕，堅決反對。他表面上的理由是大規模的高階層集會，跡近招搖，有軍人干政之嫌。其實他是自高身價，不願與齊、馮等人比肩論事。因為在當時曹錕手下的所謂直系四大金剛，以吳居首，其次則為王承斌、馮玉祥、齊燮元。此時吳氏威震中原，顧盼自雄，以曹氏一人之下衆人之上自居，頤指氣使，睥睨一切。不屑與馮、齊、王諸人并駕齊列，大有漢初淮陰侯（韓信）羞與絳（周勃）灌（灌嬰）爲伍的神態。這樣一來，馮齊等喪失面子，大爲不快。緊跟着吳又作了一件驚人之舉，他於十三年四月，電請曹錕下令各巡閱使各督軍，一律解除兼師長的職務。當時在北洋陸軍系統中，應該免兼師長的，都是些方面之寄的股肱大將，以師的番號順序排列，計有：

福建督軍孫傳芳所兼的第二師。

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所兼的第三師。

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所兼的第六師。

浙江督軍盧永祥所兼的第十師。

陸軍檢閱使馮玉祥所兼的第十一師。

直魯豫巡閱副使兼直隸督軍王承斌所兼的第十二師。

二十三師。

河南督軍張福來所兼的第二十四師。

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蕭耀南所兼的第二十五師。

五師。

以上共計九個師。其中盧永祥原來屬於北洋第三鎮（師），算是皖系僅留的一個師。（盧的資格很老，宣統三年他在第三師任旅長時，吳佩孚是他部下的營長。他是屬於段祺瑞的大將之一）

。其他八個人，都是清一色的直系大將。蕭耀南、王承斌、張福來，在吳佩孚當第三師師長的時候，都是吳手下的旅長，以後隨着吳水漲船高，應寄方面，純粹是吳的嫡系心腹。尤其是張福來，滿清光緒末年，吳在東北當初級軍官時，就跟在吳的下面，一直沒有離開過，可以說是嫡系的嫡系，心腹的心腹。吳佩孚這一處置，旨在剷除藩鎮的兵柄，以便指揮駕馭，其用心可謂爲公爲私的成份都有，好像爲私的成份較多一點罷了。

吳的削藩方案惹禍

各藩鎮則恐釋兵以後，一切均告落空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有兵就有官，就有權，就有錢，就有地盤，就有說不盡的好處。如果沒有兵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無論升到多麼大的官，總要實際上掌握着兵，才覺穩妥。師是那時軍隊建制的最大單位，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放棄師長這個官職。現在吳佩孚要解除他們的兵柄，等於要剷奪他們的政治生命，自然就不願接受了。由以前的敢怒而不敢言，一變而共同發出強烈的反應。曹錕惟恐激起事端，但不便明示反對，想以暗示方式，使吳知難而止。吳佩孚不知事態的嚴重，還想堅持到底。他迭電曹錕請先免他第三師師長的兼職。曹錕正好利用這個機會，作出「暗示」，他復電說：「第三師是北洋正統，非子玉老弟莫屬。」堅決不准。吳佩孚雖然辭不掉自兼的師長，却以直系統帥的架勢，逕行免掉他的親信王承斌的二十三師，張福來的二十四師，蕭耀南的二十五師

，改派王維城、楊清臣、陳嘉謨分別接長，以表示他的無私，希望能堅持貫徹。這樣一來，果然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。他們覺得吳自己抓住第三師不放手，却要別人盡釋兵權，未免太不公平。於是有的不加理會，消極抵抗，有的呈請辭職，明白要挾。四大金剛中的王承斌、齊燮元、馮玉祥等三人，先後請辭本兼各職。他們早就組成了「小三角同盟」，此時更齊心協力，以對抗吳佩孚。吳認爲他們跡近叛逆，大爲震怒，却也莫可奈何。

曹錕則以爲強敵環伺，內部如果分裂，勢必演變至土崩魚爛，不可收拾。於是乃派人四出，多方疎解，以期消除內部的爭端，保持直系的完整。終以積因太多，裂痕過深，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。當時上海新聞報，曾有一段很中肯的評述：

「馮、王辭職，由於牢騷，尙非意外事。若齊氏則坐鎮一方，志得意滿。且考其生平，際遇甚佳，未盡如馮、王之力征經營。而位望日隆，已與苦戰奔走之洛吳相埒。有何抑鬱不伸之懷而忽萌去志？其藉此要挾，顯然可見。易言以明之，即直系諸將，聯盟示威，逼曹氏裁制洛吳耳。直系諸將之意如此，爲曹氏計，安能允其所請？而同時對洛吳，又安能加以制裁？假使曹竟聽諸將辭職，彼等必將假部下擁戴之名，起而抵抗，則直系之分裂立見。或者曹迎合諸將之意，誥誠洛吳，洛吳不甘受，分裂亦見。即使曹模稜兩可，敷衍其間，彼等知曹無能主持，必自起而與洛吳爭，則分裂仍不免。」（未完）